

# 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观启示

——基于《尼各马科伦理学》

毕桂芝, 马金国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幸福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现实活动和理想追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问题是主体性的问题,并且与善、德性等问题有紧密的逻辑关系。他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原则即中道,思辨活动是至上的幸福。他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告诉人们,只有按照德性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他的德性幸福观启示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当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重视理智德性,提高实践智慧。

**关键词:**尼各马科伦理学;幸福;德性;思辨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3-0175-03

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到幸福?这是古往今来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当今社会,人们正享受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种种益处,然而,多元价值冲突和功利主义的盛行使人们的心灵也渐渐陷入困境,什么是幸福和幸福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反思一些道德与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对善、最高的善、幸福、德性、中道、思辨等问题的思考至今让人们受益匪浅,并且对培养人们正确的幸福观、道德观和人生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1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渊源及基本思想

“古希腊的道德哲学家们,是第一批登上人类伦理思想殿堂的智者。他们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社会中每一个人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追求,开始思考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是什么?答案是幸福。”<sup>[1]</sup>他们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论。从开创幸福论先河的梭伦到德谟克利特,再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对“幸福”的论述共同的特征即都强调内在的“德”而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总结前人已有的论述,被誉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对幸福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也是西方哲学史上首位对该问题做出系统而完整阐述的哲学家。《尼各马科伦理学》是一部最具代表性、思想最成熟的伦理学著作,该著作集中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了“幸福是最高善,幸

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以及“德性遵循中道”等著名的伦理学思想。他的德性幸福观中,“善”是起点,“德性论”是其幸福观展开的内容,最终回归到“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sup>[2]</sup>。他的德性幸福观对后世的伦理学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1.1 幸福是最高善

《尼各马科伦理学》开宗明义“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sup>[3]</sup>。善被合理地认为是世界万物追求的目的。由于实践形式的丰富性和科学技术的多样性,所以目的也不尽相同。例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战术的目的在于取胜,理财术的目的在于发财”<sup>[3]</sup>。什么是至善?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是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并且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德性的活动而达到的善。

他对于“善”的理解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他否定了柏拉图关于“善”理念的普遍性和单一性的说法,不仅认为“善”是一种目的的总和,而且认为“善”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述说性质的时候,如“德性”述说程度或数量,“适度”也可以用来述说时间,还如“良机”等等。“并非所有的目的都是最后的,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sup>[3]</sup>善有双重的含义即就其自身而善和通过它们而达到善,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选取,而永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才是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主张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因此生活在城邦中“自足”就是

终极的善。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是复合的,整体性的善。在他看来,“至善”是一种生活的完满和自我的完善,包括人的才德潜能的充分实现和身体的健康。在这一层面幸福倾向于一种描述状态的称之为“活得好”的幸福。

### 1.2 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幸福是智慧,有人则认为幸福是快乐,亦有人把幸福等同于欲望的满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活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现实活动,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生活实践。在合于德性的生活中,个人实现他的本质、价值和功能,也就是说幸福是在表现个人的优秀品质的现实活动中实现的。离开了有德性的生活实践,就没有善和幸福可言。他还认为,幸福虽然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也不会凭空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更不会因为单独做一件好事或几件好事就可以永久性地拥有幸福,真正的幸福是钟情于那些终身都践行好的行为的人。他在文中指出,“幸福意味着整个一辈子的生命。一只燕子造不成夏季,一个美好的时日也不是春天,一个短暂的时日或短时间的行善,也上不了天堂,得不到幸福。”<sup>[3]</sup>

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德性和德性活动是不同的,他在文中讨论的德性是作为行动的主体的运用,并强调幸福在于做德性而非拥有德性。“因为一种东西,你可以拥有而不产生任何结果,就如一个人睡着了或因为其他某种原因而不去运用他的能力一样。但是活动是不可能不行动,有活动的人必定是要去做,并且要做得好。”<sup>[3]</sup>从这方面我们把幸福理解为德性的实践活动,称之为“做得好”的幸福。

### 1.3 思辨活动是最高幸福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生活分为三种: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活动。享乐生活其实是一种奴性的生活,而那些看重名声的人认为幸福是一种荣誉、威望,他们追求的就是政治生活。他认为这两种生活都太肤浅,只有思辨的生活才是最高贵的生活,才是最高的生活。“完满的幸福是一种思辨活动。”因为思辨是人的本性最好部分的实现活动,是最强大的,它本身即为目的,具有自足性、持久性,能给人的身心带来纯洁的快乐,思辨越多幸福就会越大。“如若人以理智为主宰,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sup>[3]</sup>

### 1.4 获得幸福需要外部条件的补充

作为古希腊幸福论开创者的梭伦认为:幸福就是具有中等的外部供应,而做着高尚的事情,过着节俭的生活,最有钱的人不一定就幸福。亚里士多德把善分为外在的善、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三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灵魂的善。这三种善分别指代财富、德性和健康。幸福是灵魂最善的部分,但是幸福的实现需要外部条件的补充。“正如我们所说,赤手空拳是不可能或难于做好事情,有许多事情需要使用策略,方法技巧,通过朋友、财富以及一定的政治权势才能做得成功。”<sup>[3]</sup>同时,幸福的实现还需要外在的时运亨通为其补充,但是机遇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人的幸福需要靠自身的努力,所以不能把幸运等同于幸福而论。

## 2 德性及其遵循原则

对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希腊人来说,所谓的德性表达了一种卓越。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以此类推,他把德性分为两种: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理智的德性是指个人在理智上表现的卓越特点,而伦理德性是个人道德品行的卓越品质。德性是品格特征,是指一个人在生活实践中因一定的生活习惯或方式养成的稳定的个性品质。”<sup>[4]</sup>这种品质使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善良和高尚,并且使他能够出色地体现出其能力和价值。如前面所述“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有两要素:一是合乎德性,二是现实活动。可见德性和现实活动是人获得幸福必不可少的。那么什么才是最完满的德性?

### 2.1 德性遵循中道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德性品质是在现实活动中形成和表现的,德性与生活中的行动选择有关。“德性是使得我们能在实践事务上命中对我们而言的适度,从而使得我们好并且使得我们的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sup>[4]</sup>行动与情感有过分、中道和不及三个不同的程度,如“勇敢”的这一德性“过分”就是“鲁莽”,而“不及”就是“懦弱”。每一种具体的德性其卓越实现都遵循于中道。“德性就是中庸品质,中庸之道,是过度和不及的中间者,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由于它以正确的理性为依据,必然存在某种准则,合乎德性的行为是高尚的、美好的,并且是为了高尚和美好。”<sup>[3]</sup>下表1为亚里士多德“中道德性”的简单对照。

表1 各种美德与恶行对照<sup>[4]</sup>

情感和行动的范围	过度	中道	不及
恐惧与自信	鲁莽	勇敢	懦弱
苦与乐	纵情放荡	节制	麻木迟钝
花费(对人)	挥霍浪费	慷慨	吝啬
荣与辱	虚荣	自重	自卑
欲望与企图	野心	上进	自甘堕落
愤怒	暴躁易怒	温和	麻木不仁
自我表现	吹嘘	诚实	自我掩饰
谈吐	刻薄/滑稽	幽默/机智	鄙野
社交	谄媚	友爱	冷落无情
对他人遭遇的反应	嫉妒	义愤	幸灾乐祸

真正的德性选择行为和情感的中道,这是由人的实践智慧决定的,是表现了人生活的存在状态中德性的整合,也表现了德性实践价值的行为和情感的恰到好处<sup>[5]</sup>。既然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那么,它真正体现的就应该是一种选择能力的品质。

### 2.2 德性与幸福的关系

如若“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那么就有理由说它是合乎最优良的德性,也就是人们最高贵部分的德性。德性在于实践,如果德性脱离了现实生活而存在,就不能称之为德性。所以不仅要有美德知识,还要对美德知识进行选择,并在行动中遵从德性的选择付诸实际行动,才能有幸福可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的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他所说的功能是指人有别于动物的特

殊功能即根据理性的原则进行理性的生活,他同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思考的生活没有价值”。一个有德性的人,无论是什么环境下都能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功能,为高尚的目标奋斗,不惧怕任何艰难坎坷,也应该是幸福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通往幸福的根本途径,幸福是人的终极目标。人的幸福在于德性,是德性的实现,德性与幸福之间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著名伦理学家斯宾诺莎也曾指出“幸福不是德性的报酬,而是德性自身”<sup>[5]</sup>。幸福生活就是一种至善的德性生活。

### 3 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源自古希腊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虽然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中蕴含的合理和精华部分我们不能否认。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竞争激烈,物欲横流,价值取向多元化甚至盲目化。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蔓延,在这种金钱至上熏陶之下,真正从人们的精神层面建构一种正确的幸福观尤为重要。道德是一个人享有幸福的资格,“道德学其本义来讲并不是教人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乃是教人怎样才配享受幸福的学说。”<sup>[6]</sup>圆“中国梦”,必须先圆“学子梦”。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后备军,每一个大学生以什么样的姿态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发展。因此,深刻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观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人生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幸福生活应该是“活得好”和“做得好”的统一。以“至善”作为理想奋斗目标的同时付诸于合乎德性的实际行动,才能达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认为思辨的生活才是幸福的,才是最完满的,他主张要把思辨的幸福作为一种理想来激励人们为之努力和奋斗。因此大学生要加强自身品质和道德文化的修养,不断地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减轻“肉身的沉重”,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树立远大的理想,为振兴中华民族脚踏实地,在思辨中进步,在实践中成长。这对当今社会,尤其是在学术界和大学校园营造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学术风气,激励人们为真理而奋斗,有其现实意义<sup>[7]</sup>。

第二,人的实践智慧决定德性的选择和幸福的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注重实践理性的培养,提高人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生活实践,实践离不开理智德性。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生活其实就是责任的承担,实践理性的职责就是实现德性。德性是实践理性所能获得的最高目的,它是意志所实现的纯洁的力量,是在人之责任的恪守中所获得的道德品质的超越。康德高扬德性就是力量,“有限实践理性所能做到的极限,就是确保德性法则的准则之进向无限的进程及这些准则在不断前进中的矢志不渝,也就是确保德行。这就是德性。”<sup>[8]</sup>因此,在仰望“头顶的星空”的同时更要遵从于“内心的道德法则”,不要沉陷于感官而遗忘了理性。作为大学生,不仅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重视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努力提高自身实践智慧,践行“中道”德性品质,做到克己、律己,过思辨的生活,理性地存在着。

第三,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要在“理论自我”和“实践自我”相互协调下注重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统一。“人的自我依赖于他自身的理性,通过选择过一种理

性的生活,他就选择了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把这称为‘理论的自我’。”<sup>[9]</sup>亚里士多德主张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因此实践的自我涉及的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与他人以及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的善和城邦的善即使是相同的,但是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比个人的善更大更完满。一个人获得善是有价值的,但是为了民族和城邦的善,更加光荣,更加神圣。”<sup>[3]</sup>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蕴含着丰富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有积极意义。

第四,幸福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把握机遇,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与神赐予的幸福和靠机遇得到的幸福相比,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幸福才是最高尚的。他的幸福观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强烈反对坐以待毙,听从命运安排的消极心态。他的幸福观启示我们,要想实现幸福,不仅要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还需合理利用身边有利的外部条件,恰当地处理机遇,这对纠正大学生在幸福观上的错误认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幸福是人生观、世界观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我们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在于引导人的幸福生活的建构,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幸福。”<sup>[10]</sup>幸福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成长道路和奋斗方向,这就必然牵动着社会的秩序和利益,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动着社会历史进程。所以,应当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个人的道德文化修养,汲取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观中的“正能量”,进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幸福观。

### 参考文献:

- [1] 冯俊科. 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 周涛. “幸福: 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何以可能的——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研究[J]. 理论观察, 2011(3): 33.
- [3]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M].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4] 金生铤. 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究[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5] 斯宾诺莎. 伦理学[M]. 贺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6]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关文运,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7] 王成光, 刘笔利, 王立平. 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及其当代意义[J]. 四川大学学报, 2010(2): 37.
- [8]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9] 余纪元. 德性之境[M]. 林航,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10] 冯建军. 道德教育: 引导幸福生活的建构[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5): 15-16.

(责任校对 王小飞)